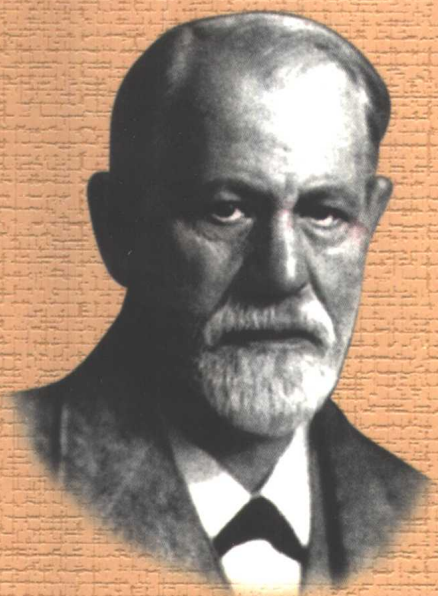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论文 明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SIGMUND FREUD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主 编：孙名之

副主编：陈 收 李肇翔 金 锋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一个幻觉的未来

文明及其不满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文明/[奥]弗洛伊德著;何桂全等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10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孙名之主编)

ISBN 7-80105-735-X

I. 论… II. ①弗…②何… III. 弗洛伊德, S. 精神分析-研究 IV. B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660 号

论文明

著者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译者	徐洋 何桂全 张敦福
策划编辑	江红 陈杰平
出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版	博瑞激光照排厂
印刷	南方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32 开 7.75 印张 170 千字
版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ISBN 7-80105-735-X/B·14
定价	1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64010831 64010840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出版说明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 20 世纪初创立的。弗洛伊德最初是作为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来从事研究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是在于深刻内在的心理因素。他将这种内在的心理因素归结为儿童期被压抑的性意识,并由此创立了“无意识性本能学说”,认为神经症的发作就是性意识的长期压抑最后总爆发的结果。弗洛伊德将他的发现加以总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最富创见的心理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全面推广到哲学、社会、宗教、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但是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他的全部学说贯穿着生物学观点,否认人性的历史性,否认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随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们不断批判性地发展弗洛伊德的思想,日益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逐渐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分裂和分离。1911 年阿德勒就开始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强调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建立了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此后荣格也独树一帜地建立了精神分析的原型理论。尤其是 4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精神分析学派即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因强调社会文化的作用而

FBSS / E

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形成鲜明的对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妮和弗罗姆等人。其中弗罗姆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上,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尽管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是精神分析学派总的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强调儿童期的影响,强调压抑的作用,用病态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的人性等。精神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融合到了整个西方社会之中,成了西方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人性造成的戕害,以及后工业社会给人的精神造成的强大压力之故。

精神分析学说早在 30 年代就传入我国,近年来出版界也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弗洛伊德的重要著作,但是都较为零散,未见系统。在我国,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增强,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由此造成的精神苦闷越来越多。尤其是儿童,从小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压力和苦闷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和宽慰,天长日久就会形成心理畸形和性格变态,导致病态人格或神经症。如何缓解精神压力,如何消除不良影响,如何避免病态人格,如何营造融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社会环境,健康地生活和成长,这是我国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此,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希望能够给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些参考。本译丛共 18 种,精心选取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荷妮和弗罗姆的经典之作,分别从性欲、社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人的病态心理——大至精神疾患,小至日常笔误、舌误等过失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读书界完全懂得

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我所用,这一点无需我们多说。这套丛书是我们精心组织人力翻译完成。尽管如此,其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方家不吝赐教。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辑部

1999 年 12 月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责任编辑

(按姓氏笔划排列)

韦尔立	王逸明	江红	孙进军
陈杰平	李乃庄	李正堂	李海燕
李荣贵	李璞	张贵来	杨华
崔曙光	曾林	傅芝发	

总 目 录

一个幻觉的未来 徐 洋 译(1)

文明及其不满 何桂全 译(59)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张敦福 译(143)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6)
第三章	(11)
第四章	(18)
第五章	(22)
第六章	(28)
第七章	(32)
第八章	(39)
第九章	(45)
第十章	(51)

第一章

当一个人已在一种独特的文明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并经常试图找到这种文明的源头及其所由发展的道路的时候,他有时也禁不住朝另一个方向瞥上一眼,询问一下该文明未来的命运以及它注定要经历什么样的变迁。但他马上就发现,从一开始,这一询问的价值就由于若干因素的存在而降低了。首先,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全面地观察人类活动,而大多数人只能让自己局限于人类活动的一个或几个领域。然而,一个人对过去和现在了解得越少,他对未来的判断就会被证实越不可靠。而且还有进一步的困难:在这种判断中,个人的主观期望毫无疑问起了难以评估的作用。这被证明有赖于他的经历中的纯粹的个人因素,有赖于他对生活或高或低的乐观主义态度,而这种态度是由他的禀性或他的人生成败决定的。最后,还有一个奇妙的事实:通常人们只是天真幼稚地体验着现在,而不能对其内容做出评价。他们必须首先将自己置于离现在较远的地方——也就是说,现在必须已经变成过去——现在才能提供用以判断未来的有利位置。

因此,任何一个禁不住对我们的文明的可能未来发表见解的人,都要时时提醒自己注意我刚才指出的种种困难,以及一般来说与任何预言都密切相关的不确定性。因此,就我自己来说,我应当及时找出一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的狭小领域,并弄清它在事物的

总体体系中的位置,一旦这样做之后,我就应当在过于宏伟的任务前抽身退却,而专心于那狭小领域的研究。

人类文明,我的意思是指人类生命将自己提升到其动物状态之上的有别于野兽生命的所有那些方面——我不屑于在文化和文明之间做出区分——如我们所知,向观察者展示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包括人类为了控制自然力量并攫取其财富以满足人类需要而获得的全部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它还包括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尤其是调节可用财富的分配所必需的规章制度。文明的这两个方面并非相互独立:首先,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受本能满足的数量的影响,而正是现存财富使这一满足成为可能;其次,因为某个人相对另一个人而言,他本身可以起到财富的作用,例如另一个人利用他的能力去工作,或将他选择为性对象;第三,更主要的是,尽管文明被认为是一个利于人类普遍利益的目标,但每个个体实质上都是文明的敌人。显然,既然人不可以单独存在,人们就应当感到,那些为了使共同生活成为可能而由文明期望于人们的牺牲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此,必须保卫文明,防范个人,文明的规章、风俗和命令都是为完成这一任务而产生的。它们的目的不仅在于影响财富的一定的分配,而且在于维持这一分配;确实,它们不得不保护一切有助于征服自然和生产财富的事物,防范人们的敌意冲动。人类的创造物容易被破坏,而创造它们的科学和技术也可以用于毁灭它们。

这样,人们就产生一种印象,即文明不过是少数懂得如何获得掌握权力和强制手段的少数人强加于多数反抗者的某种东西而已。当然,人们自然会设想,这些难点并非文明本身所固有,而是由迄今发展而来的文明形态的不完善所决定的。事实上要指出这

些缺陷并不困难。尽管人类在控制自然方面已取得了持续的进步并有望取得更大的进步,但人们并不能明确肯定在管理人类事务方面也取得了同样的进步。而且正如现在一样,可能在各个时期,许多人都曾问过自己,如此获得的一点点文明是否真的值得保护。人们也许会想,重新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可能的,通过弃绝对本能的强制和压迫而去掉对文明产生不满的根源,这样,由于没有内部冲突的干扰,人们就有可能投入到财富的获取和取得财富的欢乐中。那将是一个黄金时代。但事情的这种状态能否实现,却是有疑问的。相反的是,看起来每一种文明都必须以对本能的强制和否定为基础;甚至看来不能确认,一旦压制终止,人类的多数是否会准备去做那些为获取财富所必需的工作。我认为,人们必须重视如下事实:所有的人都表现出破坏性的、因而是反社会的和反文明的倾向,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些倾向十分强大,足以决定他们在人类社会中的行为。

这一心理学上的事实对我们有关人类文明的判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开始时我们也许认为文明的本质在于为了获取财富的目的而控制自然,威胁文明的危险可以通过人们之间适当的财富分配予以消除,但现在看来强调的重点已从物质转移到精神。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减轻强加于人类的本能牺牲的负担,以及使人们顺从那些必须被保存的东西并为他们提供补偿。正如不可能免除少数人对群众(Masse)^①的控制

^① Masse 这个德文词有非常广博的含义。由于特殊的原因,该词在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和对自我的分析》(1921c)中被译为“群体”(group),这里译为“群众”(mass)似乎更恰当。

制一样,文明免除强制也是行不通的。因为群众既懒惰且无知;他们不怜惜本能的放弃,他们并不信服本能的放弃不可避免的说法;这种人在放任他们的自由散漫方面沆瀣一气。只有通过那些能够垂范群众且群众承认他们为领袖的人的影响,群众才会被说服去做工作,才会去经受文明赖以存在的本能放弃。如果这些领袖是一些对生命之必须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是一些足以驾御自己的本能愿望的人那就好了。但这里存在一个危险:为了不丧失影响,领袖们对群众的让步可能比群众对领袖的让步还要多,由此看来领袖有必要通过掌握获取权力的手段独立于群众。简言之,两个普遍存在的人类特征——人并不自发地喜爱工作,而用以劝说他们的观点对他们的激情又不起作用——是文明只能通过一定的强制才能维持的原因。

我知道人们会针对这些论断提出反驳。他们会说,这里所描绘的群众的特征,即被认为是证明在文明的运作中强制不可或缺的观点,其本身只是文明的规章的缺陷的结果,由此,人们变得极端痛苦、心怀仇恨和难以接近。在慈爱中被抚养成长、被教育拥有较高的理性见解并在早年就经历了文明的惠泽的新一代,将会对文明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他们会感到文明是他们自己的财富,将乐意为了文明而在工作和本能满足方面做出保存文明所必需的牺牲。他们没有强制将一样做得很好,将会与他们的领袖几乎没有差别。如果说至今仍不存在产生出如此品质的民众的文化,那么这是因为至今尚无一种文化制订的规章能够这样、特别是从小就能够这样影响人。

人们也许会怀疑,在我们控制自然的现阶段,要建立这样的文明规章,究竟有无可能性,或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性。人们可能会

问,这些将成为下一代的教育者的身居尊位、坚定不移和公正无私的领袖从何而来;而一想到实施这些意图之前,必定要求采取众多的强制措施,也未免令人惶恐。这一计划的宏伟性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未来的重要性不容争辩。它牢靠地以这一心理学发现为基础:人类具有最丰富多彩的倾向,它们的最终发展取决于人们幼年时的经历。但由于同样的原因,人类接受教育的能力的局限限制了人类文化中这种转变的有效性。也许有人会问,一种不同的文化环境是否可能或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去掉群众的这两个使得指导人类事物如此困难的特征。但至今仍无这方面的实验。也许人类中的一定比例(由于某种病理学上的性情或过度的本能力量)将永不合群;但是假若只使对今日文明持敌意的多数人减少为少数人是可行的,那么这就完成了相当多的任务——或许全部任务都能够完成了。

我不愿给人一种我已大大偏离为我的研究所制订的路线的印象。因此,我明确地郑重宣告,我毫无对横跨亚洲和欧洲的那个大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实验做出评判的意思。我既没有独特的知识也没有能力去判定该实验的可行性,去检测其所用措施的有利性,或去测量在意图和实行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别。在那儿,准备中的一切尚未完成,不好对之进行调查研究,而我们自己已长期巩固的文明会给我们提供这种研究的材料。

第二章

我们不知不觉地已从经济学领域转到心理学领域。起初，我们曾试图在可资利用的财富及财富分配的规章制度中寻找文明的财产。但是随着我们认识到，每一种文明都以强迫劳动和本能放弃为基础，从而必然激起那些被这些要求所伤害的人们的反抗，我们就清楚地看到，文明不能主要以或仅仅以财富本身、获取财富的手段以及财富分配的管理为要素；因为这些因素受到文明的参与者的反抗和破坏性癫狂的威胁。与财富一起，我们又发现文明可被保卫的手段——强制的手段以及其他意欲使人们安于文明并为他们的牺牲做出补偿的手段。后者可被描述为文明的心理财产。

为统一术语起见，我们把本能得不到满足的事实称为“挫折”(frustration)，把挫折赖以成立的规章制度称为“禁律”(prohibition)，而把禁律所产生的条件称为“匮乏”(privation)。第一步是区分影响每个人的匮乏和并未影响每个人、而只影响某些群体、阶级(classes)甚至单个人的匮乏。前者是最早出现的。由于产生这些匮乏的禁律的作用，文明——谁知道是几千年前呢？——开始使人类与其原始的动物状态相脱离。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匮乏至今仍在起作用，并且仍然构成对文明持敌意的关键。深受匮乏之苦的本能愿望随着每个儿童的降生而再次出现；有一类人，即神经症患者，已经用反社会的行为对这些挫折做出了反应。在这些

本能愿望中,有乱伦、食人和杀人欲。把那些看来人人都会群起攻之的愿望和那些在我们的文明中对于是允许还是抑制其存在仍有激烈争论的愿望放在一起,这听来似乎令人奇怪;但从心理学上讲,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文明对这些最古老的本能愿望并没有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看来只有食人是普遍禁止的,并且——依据非精神分析的观点——已经被彻底克服了。乱伦愿望的力量在针对乱伦的禁律中仍然可以觉察出来;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的文明仍在做杀人的勾当、发布杀人的命令。有可能我们将来的文明发展,会使得今日还完全允许的那些本能满足变得不可接受了,正如今日对待食人一样。

这些最早的本能放弃已经包含了一个对于后来的本能放弃来说同样重要的心理学因素。那种认为人类心理从最初时起就一成不变、认为人类心理与科技发展相反从而古今同一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能够马上举出心理发展的例子。正是在跟随人类发展进程的活动中,对人的外部强制逐渐内化(internalized)了。这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心理力量,即人的超我(super-ego),将它接收过来,并包括进它的戒律中。^① 每个儿童都向我们展示了这个转化过程;只有通过这种途径儿童才能变成道德的和社会的存在。超我的不断增强是心理学领域最珍贵的文明财产。那些发生了这种转化的人从文明的反对者变成文明的媒质。在一个文化单元里,这样的人越多,它的文化就越稳固,就越有可能免除外部强制手段。目前,不同的本能禁律之间的内化程度迥异。例如我刚才提

^① 参见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三章;亦参见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1930a)第七、八章。

到的最早的文明要求,如果排除神经症患者的令人不快的例外,那么看来其内化已广泛得以实现。但当我们转向其他本能要求时,情况就变了。在这里,我们吃惊而且担心地发现,只有在外部强制的压迫下——就是说,只有当强制能够行之有效而且为人们所畏惧时,多数人才会遵守有关这些方面的文明禁律。对于同样适用于每个人的通称为文明的道德要求的那些东西也是这样。一个人有关人的道德不可信任的经验多数属于这一范畴。不计其数的文明人,虽会畏缩于谋杀或乱伦,但并不讳言自己的贪婪、攻击冲动或性欲,而只要他们不会受到惩罚,他们就会不惮于以撒谎、欺骗和诽谤来伤害别人;毫无疑问,这在文明的久远历程中始终如此。

假如我们转向那些仅适用于一定社会阶级的限制,我们就会遇到那些臭名远扬但总得到认可的状况。可以想见,没有特权的阶级会嫉妒特权受益者所享有的权益,会尽其所能地使自己摆脱过度匮乏的状态。当这难以实现时,长期的不满就会在相关的文化里持续存在,这可以引发危险的反抗。然而,如果一种文化尚未超越一部分人的满足要以对另一部分人、甚至可能是大部分人进行压迫为基础的阶段——当今所有的文化莫不如此——那么被压迫的人就会对该文化产生强烈的敌意,因为是他们通过工作使该文化的存在成为可能的,可是他们只享有该文化的财富的极小一部分。在这种状况下,不要指望在受压迫者中能够实现文明禁律的内化。相反,他们不准备承认这些禁律,他们企图摧毁文化本身,甚至有可能抛弃文化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些阶级对文明的敌意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使那些生活得更好的社会阶层的更为潜在的敌意被忽视。不言自明,一个令如此众多参与者不满并将他们逼向反抗的文明,既没有也不值得有长久存在的希望。